



蓝色都市 李书成

诗二首

曾文龙

抒怀 人生弹指六十秋，雨打风吹硬骨头。功过是非评说去，心镜如水有何忧？

天地苍茫岁月悠，日月高悬亮心头。任凭寰宇风云动，确信江河不倒流。

花甲轮满体亦休，荣辱得失付水流。但愿家人康健，笑罢挥毫写春秋。

旅程 猴生宁化汀州，四海茫茫任畅游。曾赴洪都觅旧址，又登岳麓拜先忧。身披素履趁秋爽，脚踏汉江万古流。莫叹飘零何所似，青山处处可容留。

新书架

《婚巢》

尚蕾

《婚巢》讲述一对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工作的八零后双胞胎姐弟阳雪和阳立男，面临结婚却几乎同时面临的婚房问题。阳雪的男朋友于致远家庭条件优于阳雪家，于家准备了婚房，而未来的婆婆郝雨蓉却因此处处防备阳雪。婆婆的行为给阳雪于致远两个人的感情带来了许多困扰，但两人最终经受住考验，结成连理。阳立男和女朋友宁宁感情很深，但宁宁的母亲却要求立男先买房后结婚。立男一再努力，却一再落空，甚至险些误入歧途。幸而阳雪一家人守望相助，终于迷途知返。宁宁母亲也终于理解立男，同意两人的婚事。剧中的几家人，经历几番风雨洗礼，所有人都明白了生活的真谛。

博古斋

酒的别称

刘开生

因为酒能消忧解愁，能给人带来欢乐，所以酒还被称为“欢伯”。欢伯这一别称，最早出自汉代焦贛的《易林·坎之兑》。焦贛说：“酒为欢伯，除忧来乐。”后来，许多人便以此为典，作诗撰文。如宋代杨万里在《和仲良春晚即事》诗中云：“贫难聘欢伯，病敢跨连钱。”金代元好问的《留月轩》一诗，亦有欢伯字样：“三人成邂逅，又复得欢伯；欢伯属我歌，螭兔为动色。”饮酒时，因大都用杯盛酒，便有了孔融“座上客常满，樽(杯)中酒不空”，陶潜的“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”，杜甫的“忍断杯中物，眼看座右铭”的不朽诗句。可见“杯中物”也是酒的别称。《楚辞·招魂》中云：“华酌既陈，有琼浆些。”宋杨万里诗：“偷将缺吻吸琼浆，蜕尽毛骨作仙子。”元白朴《阳春曲·题情》中道：“慵拈粉扇闲金缕，懒酌琼浆冷玉壶。”明史谨《雪酒为金粟公赋》里“碧落无声散玉尘，片时盈尺拥离根。扫归银鬣浑同色，酿出琼浆不见痕”。《镜花缘》第二回：“登时歌舞罢，玉母都赏赐果品琼浆”。这些诗中提到的琼浆，均是指酒，均是酒的别称。南朝梁刘潜《谢晋安王赐宣城酒启》有云：“忽值瓶泻椰芳，盍开玉液。”唐白居易《效陶潜体诗》之四：“开瓶泻樽中，玉液黄金脂。”《警世通言·假神仙大闹华光庙》中“玉液斟来晶影动，珠玑蹴就映云收”。这些诗中的玉液，指的都是酒。唐代《开天传信记·曲秀才》，讲述的是秀才曲生化酒的故事，后世遂以“曲生”做酒的别称。宋陆游《初春怀成都》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病来几与曲生绝，禅榻茶烟双鬓丝。”这里的“曲生”，自然也是酒的别称。至于唐李贺《残丝曲》诗中的“绿鬓年少金钗客，缥粉壶中沉琥珀”。宋赵令畤《侯鲭录》卷一中“尊酒且倾浓琥珀，泪痕更著薄胭脂”。清康王宣《拟将进酒》诗中的“何如小槽滴沥琥珀红，浇胸顿使金壶空”等诗句中提到的琥珀，指的都是美酒。

文化漫笔

疏澹五藏 澡雪精神

——读赵振刚先生的书画

张文明 曹地

赵振刚先生书画艺术是别具一格的。我们曾于九〇年代专程撵到他的“清虚居”造访。白驹过隙，二十年过去了，清虚居改为“山隐客”。看到赵振刚先生刚刚写完周敦颐《爱莲说》的六扇屏书法，让我们惊诧不已。不几日，又见到他那幅很有气势、很有张力的六扇屏，出现在他那即将出版的书画集彩稿里，又让我们激动不已。这位年近耄耋之人，在这二三年内，敢于坐冷板凳，取得了煌煌成绩。《经济生活·文摘》为其集结了“国家书画观察”专刊。当今社会，在书法领域是“字以人贵”，“人以字贵”并行。那些沽名钓誉者，打着“标新立异”旗号，无视文化传统，我行我素。诚如有位读者的针砭：“君不见‘大人物’，‘大名气’不学无术，信笔涂鸦，作品中不见一点传统的‘影子’；君不见，一些‘学术权威’，‘领军人物’，以丑为美，大行旁门左道，崇尚残疾，制造垃圾，误人子弟，搅乱视听，更哪有一丝一毫国民的品格、书画家的人格……”所以，早年吴文蜀先生愤然退出书坛，近年赵振刚先生归隐。赵振刚在自己的画作上题道：“难为别人不是英雄，要敢于将自己的寂寞。”一心为着书画艺术，耐得寂寞，磨炼他那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“菩萨低眉，神功内敛”的功力；他把“清虚”改为“山隐”，以“疏澹五藏，澡雪精神”，也好理解了。赵先生早年在铁路部门任职时，为书画艺术的探索，废寝忘食。为学术问题，他先后拜访了

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叶浅予和著名画家黄永玉，又结识了上海学者洪丕谟及武汉的书法名家吴文蜀。叶先生亲笔回复，黄先生将其视为同调知音。吴文蜀退出书坛后宣布闭门谢客，赵振刚前来拜谒，竟推掉一次重要会议，破例地在家感情款待。洪先生对题的《牡丹图》爱不释手，在上方题诗道：“似醒还带醉，欲笑还含颦。一种倾城色，十分谷雨春。”意犹未尽，又在旁评论道：“振刚先生作牡丹花，用水用色用墨用笔皆一扫古今，入化境矣！”“清虚居”改“山隐客”后，我们不免为振刚的特立独行担起心来。毕竟是七十八九岁的人了，他的健康状况还能允许吗？打开即将出版的画册样本，一幅幅笔耕墨舞的书画吸引着我们的眼球，令人爱不释手。无论斗方条幅手卷四扇屏六扇屏，掂笔就写，挥毫就画，且幅幅都灵气跃然，透着情趣。尤其六扇屏的《爱莲说》，七扇屏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两幅书法，既弘扬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，又具备个人灵动、俊逸的书风。譬如《爱莲说》，文中的“花”、“之”、“爱”、“牡丹”、“菊”、“莲”等诸多多次重复的字句，他不仅书写得字形不同，各有特色，而且线条流畅、点画多姿，又浩气袭人。那幅《沁园春·雪》，既显示了他遍临二王、顾恺之、颜真卿、苏轼、黄米蔡……碑帖的影子，又有他对诗词理解的豪壮气魄，可以说，“婉约”与“豪壮”兼而有之。纵观收入书画集里逾百幅书法作品，有的清丽，有的刚毅，有的温润，有的绵里藏

针，有的书卷气十足……总之，各具神韵，又彰显着自己的风格。近年，赵振刚先生的书画作品被《中国书画报》、《名人书画报》、《和谐书画报》、《经济生活》、《中州书画报》、《山西工人报》、《红旗》、《鉴宝》、《魅力中国》、《祖国》、《荷花》等多家专业报刊或期刊，刊载介绍。其中，《中国书画报》近三年内，连续整版或跨栏两版地介绍赵振刚的书画作品，多达六次，引起全国受众的关注。赵振刚先生的花鸟画作，被广东轻工职业学院美术系教授推荐为《文人画的改良》，文中说：“他的绘画符号也是时代的精神符号，既非西方抽象符号的翻版，亦非传统意象符号的沿袭，而是对传统花卉画的一种改良形式。”武心喜则评论道：“他的花鸟画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，重要原因是立意清新，构图洗练，富有情趣。”此言不妄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，赵振刚画了六幅、每幅十朵的牡丹国画，寓意着祖国繁荣富强，被《红旗》杂志用三个二维码刊登，即可窥一斑。然而，“美育比文盲多”（吴冠中先生语）。为什么会如此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被那些“学术权威”，“领军人物”给忽悠了。赵振刚的书画作品在网络媒体上一“晒”，即受受众的热捧。其中，唐西彦博客发帖道：“赵振刚的书画大气磅礴，堪称华夏一绝，遗憾的是书画市场被一些所谓的大家给搅和得面目全非，是非颠倒，我认为应该让像赵振刚这样的真正艺术家们出来扭转这种局面。”

随笔

文字的年龄

王太生

文字有年龄，20岁的人，写不出40岁的文字；40岁的人，写不出60岁的文字。老者的文字，是脱去了穿着大半辈子的厚厚冬衣，没有20岁时的俏丽，40岁时的老成，不紧不慢，风格反而平淡。年少时，偶得孙犁的一本《尺泽集》，薄薄的200页，比16开稍窄，话不多，却耐人回味。那时，孙犁已年届古稀，他说自己的婚姻，是一个下雨天，还是他未老的老夫人在洞里闲坐，两个说媒的，跑来避雨，随口寒暄：“给谁家说亲去？”“东头崔家。”媒人笑问：“你家二姑娘怎样？不愿意寻吧？”“怎么不愿意，你们就去说说吧，我也打听听。”就这样，经过来回跑了几趟，一桩亲事竟然说成了。年老的人，想到的都是沉睡岁月中的小事。巴金最后的文字，是为曹禺的遗文集《没有说完的话》写序。巴金躺在病床上，不能握笔，就由女儿小林代笔，他断断续续地说，但文思一直很连贯。“躺在病床上，我经常想起家宝。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。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，故事是从这里开始。”那些轰轰烈烈的事、那些兴高采烈的事、那些大喜大悲、大彻大悟的事，老者的文字中极少提及，他们是坐在夕阳余晖里，尽想些温暖而幸福的事。我所在的城市，城北的一处老宅子修缮保护。房子的后人，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，耄耋之年亲手下写幼年时在老宅的光影记忆。

阅汉堂记

大小耳杯

张健莹

杯的历史说来实在悠久，七八千年了，真是人类饮食器具中的老寿星了。杯子自新石器时代问世，基本形制是圆口，平底，有把或有耳，春秋时期流行漆器，杯子的形制有了新的改变，变化之一就是椭圆带双耳，不知椭圆的杯体像人耳，还是杯体旁有双耳就叫了耳杯。耳杯的大小不一，图上的大耳杯长17厘米，小耳杯长只有11厘米。不管大小，耳杯都特别薄特别轻，几次想敲敲它，听听它是否会发出清脆之声，终于不忍心，怕是轻轻一敲就会碎了。查查资料，说这种耳杯硬度很高，虽是明器随葬品，像是生活中的用品。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传世名作《兰亭序》记载了在永和九年上巳节与众多朋友在兰亭曲水流觞的趣事，当时河中摆酒，酒杯顺流而下，飘至哪位跟前，必须作诗，作不出者饮酒，这觞就是酒器，用的就是耳杯。



“用一下电话。”雷励行的目光如同看不见底的水潭，驹驹心中发虚，慌张地推推临时戴上的黑框眼镜，把电话放在他面前。雷励行皱眉露出不解的神色，似乎阅读出她内心的慌张。他低头按键时，驹驹的压力才倏地消失。雷励行与助理通话，预订后天晚上六点钟之后飞香港的机票。驹驹背后渗出冷汗，自己难道被他看出异常？她把面试名单递过去：“请您面试了。”雷励行疑惑地看着驹驹，她染着丝丝缕缕紫色的头发挽在脖颈上，黑框眼镜后面闪亮灵活的眼睛像是会说话，她的范儿根本不像前台，她为什么会有的慌张的神情？镜片没有光圈，不近视为什么戴眼镜？驹驹被雷励行叫住，雷励行问：“人力资源部经理比较忙，这些协调的事情都是我帮忙的。”解释便是掩饰，她掩饰什么？雷励行低头看名单，注意到两个名字上有记号：“这符号是什么意思？”这就是驹驹的用意，但她不敢以目光与他对视，心思转动，仍然暴露了秘密：“赵勇在一家叫做宇天系统集成本地公司做销售，方总监认识他，有行业销售经验，容易上手。嗯，周锐嘛……”雷励行更加确定异常，眯起眼睛，突然探问：“周锐大学什么专业？”“呃，信息工程。”方宏伟对招聘糟糕，驹驹顿觉失言，周锐的简历上没有这一项。“你认识他？”雷励行果然能够看透人心，从驹驹细小的慌张看出端倪，随口问一句简历上没有的细节，便得知驹驹认识周锐。驹驹脸色即变，老实承认：“是的。”世界上竟真有洞察人心的目光！要不是驹驹亲身经历，绝难相信。雷励行收回目光，将咖啡交给驹驹：“你跟我来。”周一，下午一点五十分。“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；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；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；醉之以酒而观其性；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；期之以事而观其信。”雷励行吟诵一段半懂不懂的古文，推门回到办公室，右腿一盘，坐在窗台。捷科中国公司移动办公，三个人分配一个座位，鼓励销售人员去客户那边上班。其实，大家都明白，移动办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削减运营成本，只有雷励行这个级别才有独立办公室。驹驹不安地

赢输 (Lose & Win) advertisement featuring a man's profile and the text '赢输' and 'LOSE & WIN'.

连 载  
“不，请您替我向夫人问好。”拒绝邀请之后，她突然想起自己和法国夫人共进晚餐时的场景。她的丈夫好像是个满头白发的人，给久美子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，不过似乎是一个长得像东洋人的欧洲人。也许是个西班牙裔或意大利裔法国人吧。拒绝了邀请的久美子，突然很想吃日本菜。她出门打车去了一家纯日本风格的料理店，品尝了一下当地的特色菜肴“芋棒”。回到旅店，久美子瞥见一名男子朝电梯走去的身影。久美子见到了人，顿时呆若木鸡。电梯来了，那名男子与门童走了进去，久美子却眼睁睁地看着。回过神，她问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请问，刚才那位先生是不是村尾先生？”工作人员帮忙取出了刚签完名的登记卡。“不，他是吉冈先生。”“吉冈先生？”久美子眼望天花板，绝对没错，那正是外务省某课本翻译。你也住在这儿啊？夫人一脸惊讶地用法语问道。“是的。”这也着实太巧了。回房间不久，久美子就听见门口传来了敲门声。在门童的带领下，那位日本翻译态度拘谨地站在门口。他们刚在电梯口分别。“刚才真是失礼了。”他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，“不好意思，再三打扰您。是这样的，那位夫人特别喜欢您，就派我来冒昧地问问，愿不愿意今晚与她共进晚餐？如果您方便的话，可否请您赏光？”久美子疑惑了。她对那位外国夫人的印象很好，但这太突然了。“请问……那位夫人是谁？”“是这样的，她平时在法国做生意，当然她的丈夫也会出席。”果然是这样，果然是在南禅寺见到的那对夫妻。他们坐在走廊上，沉静地眺望着庭院的风景。“今天她的丈夫有事，就让我陪夫人去替寺了，回来之后她把您的事情跟她丈夫说了。发现您也住在同一家酒店后，夫人更是喜出望外，所以无论如何想请您和他们夫妇共进晚餐。”可是……久美子还是决定婉言谢绝。“听完她的回答，翻译露出遗憾的表情。”夫人一定会很失望的……啊，真是对不起，突然提这样的要求。”